

古屋

严沁 著



古屋

严沁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古 屋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16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1—8500册

*

ISBN 7—5378—0409—5

I·387 定价: 3.70 元

台大医学院附近的那一段路上，似乎保持了最多台北市原有风味。矮矮的灌木围绕着不算高的红砖大屋，安全岛上又高又细的椰子树，还有不显拥挤的行人。可是，都市急剧改变，进步的脚步已渐渐推向它，在路口，一幢十分新颖，十分现代化的十层大厦已造好了。

大厦楼下入口处有闪亮如镜的铜牌，写着“亚洲实业公司”，门外站着一个似警卫的中年人，电动门里迎面一张柜台，坐着一男一女都是年轻人，没有写明讯问处，显然，必是这一类的。一家公司占据着整幢大厦，气派大得惊人，是怎样的公司呢？

下班时间，职员们从各层楼涌出来。并不太多，加起来也不满一百人，却有一个特色，所有的人都年轻，都严肃，都敏捷而机警，走到门口，互相点点头，不多说一句话就各自离开。真的，这是间什么公司？实业？看起来似乎是什么训练班呢！

在台北，普通稍具规模的公司都有些洋人，不论那些外国人是否真能干，他们总是高高在上的指挥着人。亚洲公司却不同，职员走光了，也没有一丝洋人的影子。负责警卫的中年人看看表，电动门打开，一个穿著笔挺西装的男孩子走

出来。他约莫三十岁左右，严肃，深沉而显得有些冷漠，不是很漂亮，却很威严，很气派，令人肃然起敬的那型人。

“柏先生，这么早走？”警卫恭敬的。

“锁门吧！没有人了！”他挥挥手，匆匆走向停在一边的银灰色MG跑车。

他是柏文敖。

他是亚洲公司一个部门的主管，职位并不高，可是，很奇怪的，全公司上下包括总经理在内，都对他十分尊敬，十分客气。他似乎是个特殊的人，是因为他的气派？或因为他是纽约大学史东尼布鲁克的物理硕士？或是因为他的负责？他对公事的一丝不苟？谁也说不出，反正——他就是一个特殊的人。

他驾着MG，虽是跑车，速度却并不快，主要的是他的家就在仁爱路二段上，而且，他十分疲倦！

是的！他看来十分疲倦。以他的工作，照理说无论如何都不该疲倦的，可是他的脸，他的眼睛都显得那么疲乏，象做了一整日苦工——不，不是苦工，他似乎是劳心的人。他缓缓的把汽车转入一条巷子，是仁爱路接近新生南路的地方。巷口并不显眼，一幢十分古旧，可以说得上残破的屋子屹立在昏暗中。这屋子似乎是个固执的老妇人说什么也不肯换下她穿了几十年的灰败衣服。墙壁剥落，屋瓦歪斜，园子里荒芜着，去年台风吹塌的围墙，也只用稀疏的竹篱笆胡乱的挡住。文敖看一眼，汽车缓缓驶过，依稀看见园里有个女孩子的身影。

文敖停好车，走向巷中最新颖的一幢公寓。台北市的公寓越来越多，却似乎只有这幢最别致，它白得象天空的云

彩，而且玲珑有致。他的家占据着两个单位，是打通了一楼和二楼，用一道楼梯串通起来的。

推门进去，屋内静得使人一窒，不该这么静的，是吗？之佩呢？宝宝呢？还有文杰和文佳？

“之佩，之佩！”他推开书房的门，呼唤着他那年轻又体贴的太太，她平时总在书房作画的。

没有回答。他皱皱眉，怎么回事？客厅里整整齐齐的不象有意外，莫非大家都出去了？工人呢？他记得早晨之佩还一再叮嘱他早些回家吃晚餐，他是早些回来了，才六点半，他们人呢？

“之佩，宝宝！”他又叫着。“文佳，文杰！”

依然没有反应。他摇摇头，脱下西装上衣，既然没有人在，他乐得先休息一阵，早上的那个实验，弄得他精疲力尽，他需要休息——

砰的一声，通餐厅的门开了，几个人一涌而出。他惊讶的望住他们，文佳捧着一盒礼物，文杰拿着一个大蛋糕，之佩牵着五岁的宝宝，他们都在笑，他们一起向他拥过来，他们脸上都带着真诚的祝福，使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生日快乐！哥哥！”文佳高声叫着，他把那盒礼物放在文敖手上。

“生日快乐！”文杰也在叫。他把蛋糕放在桌上。

“我生日？几乎记不起来！”文敖笑着摇摇头，对着沉默含笑的之佩。“早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怕你没有空！”之佩的语气，有几分幽怨。“说了，反而会影响你的工作情绪！”

“怎么会呢？宝宝，是不是？”文敖避重就轻的抱起五

岁的小儿子，活泼可爱的孩子怎能懂大人的话意？他不停的点着头。

文佳看文杰一眼，女孩子比较细心，她早看出文敖和之佩间有些问题，连忙打圆场。

“哥哥，不先切蛋糕吗？”她笑着问。

文敖犹豫一下，拥着之佩走到小圆桌边，在太太，儿子和弟妹关怀的注视下，吹熄了三十枝蜡烛，又切开了蛋糕。

文杰孩子气的接过餐刀，一块块的把蛋糕分好，交给每一个人的手上。在家中他是小弟，在学校里，他是人人注意的中心人物，是女孩子心中的王子，是运动场上的英雄。二十一岁的漂亮小伙子，褐色皮肤，黑亮的眼睛，又白又整齐的牙齿，值得骄傲的是青春，是活力，是朝气。

“这么大的蛋糕，我吃一半你们也分不完剩下的，岂不可惜？”文杰说。

“我拿一块给阿英！”文佳匆匆端一盘蛋糕进厨房。二十岁的她，有柏家子女传统的漂亮和出色，她气质优雅，只是眉宇间显得过分倔强，是个坚强硬朗的时代女性。

“阿英只能吃一块，剩下的明天会坏吧！”文杰看着嫂嫂。在这个家里之佩无疑是个中心人物。

“别担心会坏，等会儿送点给隔壁林家的孩子，”之佩看来早有安排。“生日蛋糕吃的人越多，过生日的人越有福气！”

“三十岁的人说福气不怕折寿？”文敖看太太。

“学科学的人说折寿？太空笑话吗？”之佩打趣。她笑靥如花，早已消失了刚才那股淡淡的怨。

“哦，一直想问你，”文敖立刻改变话题，他似乎不愿

谈及他的工作。“巷口古屋住的是什么人？有人住的，是吗？我刚才看见一个女孩子！”

“古屋？看你说得恐怖兮兮的，”之佩摇头。“你是说方老太和她的孙女，还有巧婢，是吧！”

“那样的房子——为什么不修理一下？”文敖再问，他对古屋感兴趣？“那么大的一块地，可以盖好大的四幢六楼公寓房子，荒芜着不太浪费？”

“你去对方老太说，好吗？”之佩笑起来。

“我担保你会被赶出来，”文杰夸张的耸耸肩。“谁都不敢进方家园子！方老太凶得——嗨！象巫婆！”

“哦！我们有这样的邻居？”文敖不能置信。“你们是在讲故事？发现了英国的古堡？”

“谁在讲故事？”文佳从厨房出来。“从头说起，我没听见前面的！”

“哥哥说二十四岁的女孩该嫁了！”文杰打趣。“我们的大明星凌风会来吗？”

“该死的文杰！”文佳笑骂。提起凌风，就算她有多大的脾气也发不出来。凌风是明星，是她中学同学，更是她相恋七年的男朋友。“我惹了你？凌风惹了你？丁爱呢？让丁爱来管管你！”

“丁爱？！”文杰嗤之以鼻。“十个丁爱又能怎样？我才不把她放在眼里！”

“别嘴硬，我还不知道你的鬼心思？”文佳不肯低头。“怕追不到丁爱先找好退路，谁不知道丁爱是你们淡江的什么花！”

“管她什么花，我是阳光，花才需要阳光！”文杰傲然

的。“什么时候轮到柏文杰去追女孩子？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文佳又好笑又好气，亏她牙尖嘴利，偏偏对这小弟无可奈何，嘴上争得厉害，心里却十分爱文杰。柏家的孩子以文杰最小，父母都早死，哥哥又是个事业型的男孩，只有她这个姐姐能给于文杰更多些的爱了。

文敖在一边看着，微笑却不表示意见。他比他们大得多，他几乎不记得自己也曾有过这些童稚的时光，似乎——从生下来他就是成熟，懂事的，他和其他人不同，是真的，他记不得是否也曾天真过！”

“吃完饭你们要出去吗？”之佩在问。她是个娴淑的太太，体贴的嫂嫂，在家中，她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一家人因她而特别显得融洽。

“我要去看凌风拍戏！”文佳直认不讳。

“我想去看场电影！”文杰笑着。

“那么我去让阿英早些开饭！”之佩周到的走进厨房。

客厅里一下子沉默下来，宝宝乖巧的走到文佳身边，文杰也停止了斗嘴，那么自然的都不再出声。似乎，这已成了一种习惯，文敖回家不喜欢被人打扰。

文敖轻抚一下眉心，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他不曾感觉到屋中的突然安静，更没注意文佳他们静悄悄的溜走，这些都是小事，他从不注意小事，他的全付精神放在工作上，事业上。弟妹，妻儿不打扰他是体贴，用不着大惊小怪，一个家就应该是这样的，互相体贴，互相爱护，再加上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对吗？

之佩从厨房回来，只走了两步，看见文敖的模样，又不

声不响的从另一扇门退开。

结婚六年，她一直是个好妻子，体贴，柔顺而满有爱心。那年文敖刚拿到硕士，他们住在纽约附近的长岛，他们的经济情形象每个留学生一样并不宽裕，文敖刚得到一份收入不很理想的工作！自己都不曾安定下来，她却心甘情愿的嫁给了他，为的只是文敖的那份才气，那份正直，那份忠诚和那份善良。她从来不曾挑剔过什么，也不曾奢望过什么，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一对可爱的子女，再加上深爱的丈夫，于愿足矣，一个普通女孩子，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

她曾有过那样的孩子，那是在美国生活的三年。有了固定收入。文敖也换了份较好的工作，家庭有了基础，再加上宝宝的出世。这一切都让她太满足了，她曾以为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不是吗？谁还得到比她更多的满足？即使再忙的家务，再粗重些的工作，即使屋前扫不完的积雪，即使异国的孤寂又如何？她有文敖，有宝宝，还有那三个人用爱组成的小家庭。

可是，所有的情形都因为文敖的回到台北而改变，而——结束。可以用结束两个字吗？她无法想象文敖还可以变回以前的样子。当然，并不是文敖变心，更不是文敖不好，而是回到台北，他整个人完全钻进了工作，他的心中只有工作，家庭，妻儿完全扔在脑后。对工作尽责不是坏事，只是——他太过份了！实验室的主任，有什么了不得的工作？竟然常常弄到深更半夜，精疲力尽才回来，什么工作啊！

象今天，他的生日。他虽然出人意料之外的早回来了，但是，他立刻倒在沙发上休息，他的心中还有之佩？还有宝宝？还有弟妹吗？之佩并不想抱怨，三十岁正是创业的时

候，可是，至少得让她能感觉到她仍在他心中啊！

文敖整个人改变了。他以前没有这么严肃，没有这么冷淡，没有这么沉默，他以前仍有稚气的一刻，现在——真因工作而改变？之佩无法想象，如果是文敖会变心——她是指第二个女人，她会怎么样？

这情形——可能吗？迟归，冷淡，沉默，精疲力尽，虽然之佩有良好的教育和家庭背景，也不得不怀疑！

偏偏这事她又说不出口，连暗示都不敢，因为文敖似乎——不是那样的人，她怕弄巧反拙。何况文佳，文杰同住，她怕使气氛尴尬，她怕文敖在弟妹面前窘迫。哎！善良也是使人痛苦的原因？

她默默的帮着阿英预备餐台，桌上精心预备的丰富菜肴，使心里那丝压不住的薄怨又冒了上来。她觉得自己是部不停工作，支付感情与关怀的机器，而这部机器却永远得不到加油和修护，结果会怎样？机器停工？破损？人不是机器，人呢？她不知道，也不敢想象！

文佳从门缝里探进头来，犹豫一下，推门而入。

“那么多好菜，我来帮忙！”她说。

“用不着，我慢慢来吧！”之佩收拾了心事。“反正文敖还在休息，不急！”

“哥哥近来是不是有毛病？”文佳关心的。“他总是这么疲倦，这不正常，是吗？”

“不会吧？我看见他上个月在公司的健康调查表，他完全正常！”之佩淡淡的说。她是个好强的女孩子，她不愿被文佳看穿心事。

“没有理由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吧！”文佳笑着打趣。

“工作过度，也说不定哦！”之佩一笑。

“他在美国也这样？”文佳问。

“从来没有过！”之佩摇摇头。

文杰推门进来。他已换了衣服，白长裤，白衬衫，褐色的皮肤映着整齐的白牙齿，笑得满屋子开朗，窗外的暮色都给挤开了，他是清晨的阳光！

“可以吃饭了吗？嫂嫂！”他稚气的指指手表。“约了人，时间到了！”

“你没看见哥哥还在休息吗？”文佳皱皱眉。文杰什么都好，就是有点粗心大意。

“哥哥睡到九点，我的一场电影不就完了？”文杰摸摸头，望着文佳傻笑。

“你先吃吧！”之佩用盘子开始分菜。“不能让丁爱站在街上等！”

“哎！还是嫂嫂最好！”文杰欢呼一声，坐下来就吃。粗心的孩子，他可没看到文佳的眼色，约会又怎样？文杰的三十岁生日啊！

“你呢？文佳！要不要也先吃？”之佩看她。

“我等哥哥一起吃！”文佳立刻说。她懂事又识大体，让凌风在片场门口等一次也不是件什么大事。

之佩想一想，她了解文佳的心理，或者因为都是女孩子吧！她们有相同的细腻感情和触觉。她笑一笑，笑得好体贴，好真诚。

“算了，你也别等了，”她开始为文佳分菜。“或者文杰真要九点或十点才醒呢？”

“你也先吃一点吧！嫂嫂！”文佳十分感激之佩的关

怀。有时候她真有些错觉，只比她大四岁的之佩象大姐姐，象妈妈，她对他们兄妹是无微不至。

“我刚吃了块蛋糕，什么都吃不下，”之佩低下头，她明显的在掩饰某些情绪。“别担心我！”

文佳急忙移开视线，她何尝不了解之佩的内心呢？她们都是外刚内柔的女孩子，她们最怕的不是强硬的打击和伤害，咬着牙龈她们能承受一切加诸她们身上任何的负担，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温情，是关怀，是——同情！

在之佩低头的一霎那，文佳捕捉到她眼中的难堪。是难堪吗？怎么会有难堪呢？莫非文敖和之佩中间真发生了什么？而且远比文佳猜测的严重？文敖是负责的好哥哥，之佩是体贴的好嫂嫂，这——文佳开始担心了！

这个成员并不复杂的家庭，会发生什么变化吗？天！文佳真的担心了！

她装做坦然无事的吃完那碟沙拉和猪排，再吃一小碗罗宋汤，已经饱透了。冷气房里，那热腾腾的汤倒也没令她冒汗，匆匆对之佩道别，带着一种逃走的感觉，溜到楼上换衣服。

上楼时经过客厅，文敖依然靠在那儿小睡，她有几秒钟的驻足，这件事，是否有着她可尽力的地方？她可以向文敖试探一下吗？

哎！时间差不多了，文敖和之佩的事留待明天吧！一夜之间事情不可能恶化到不可收拾，对吗？

她轻悄悄的再落到楼下，蹑手蹑足的溜了出去。

八点钟，九点钟，十点钟，沙发上的文敖突然醒来。屋中一片昏暗，一盏五烛光的小壁灯亮着，一条毛巾斜斜的盖

在身上，冷气机发出轻微单调的声音。他吃了一惊，睡了很久吗？人呢？今天不是他的生日吗？

他挥开毛巾站起来，顺手开了屋顶吊灯，正待出声呼唤，忽然看见屋角沙发上静静的坐着一个人，之佩，她坐在这几干什么？

“哎！睡过时了，”文敖微有歉意。“文佳和文杰呢？让他们陪着饿肚皮真不好意思！”

“他们都出去了！”之佩淡淡的说。动也不动的坐着。

“宝宝呢？”文敖再问，他并没有发现之佩的不快。

“十点钟了，我刚让他上床！”之佩说。

“哦——你呢？”他猛然记起。“你还没吃晚餐吧！”之佩不置可否的站起来，慢慢朝厨房走。

“你去洗脸，我去热汤！”她说。

文敖对自己笑笑，耸耸肩，走进书房后面的浴室。今晚上真是糊涂，怎么不知不觉的睡了三小时？真疲倦成那样？他不过只计划了——哦！在家中不许想工作，在工作时不许想家庭，这是第一条规律，他自己立下的，是吗？

从浴室出来，他直接走进餐厅。迎面一阵温馨，一阵——好罗曼蒂克的气氛，烛光摇曳中，他记起了新婚，记起了在美国的那一段生活，他心中掠过一圈圈涟漪。

“这么隆重？”他搓搓手，竟呐呐不能成言。“只有——我们俩？”

之佩微微一笑，她只是轻轻扯动了嘴角。

“你希望一个很大，很多人的宴会？”她反问。

“不，我希望这样！”他在她对面坐下来。

长餐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中间放朵拳头大的黄玫瑰，

细致名贵的磁器盘碟中盛着精美的食物，胖胖短短的粉红色蜡烛映着一屋子的温馨——就是推门时迎面扑来的温馨。文敖深深吸一口气，露出一个满足而感激的微笑。

“谢谢你为我预备的一切，之佩，”他含情的说：“如果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要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做妻子！”

之佩双颊微染红晕，欲言又止，终于，只展露一个含蓄的微笑。

“把这些话用心灵去记忆吧！”她按按铃，阿英用餐车推出两盘香气四溢的罗宋汤。

文敖点点头。他是个老实的丈夫，之佩说用心灵去记忆，他就真用心灵去记忆。对于太太的话，只要不和公事冲突，他总是千依百顺。做一个情人，他会不够“情调”，因为他比较“规则”，但是，他是百分之一百的好丈夫。

阿英退出去，他们开始用餐。吃饭不说话是他们的习惯，除了咀嚼之声，餐厅里只有烛影，倒也不单调。餐后，她为他预备了一盘水蜜桃，他吃得很满意。

“文敖，我觉得——我们该有些话要谈！”之佩突然开口，这是文敖休息时，她考虑的结果？

“谈？谈什么？”他吞下一块桃子。“你说吧！”

“我很抱歉要提出来，”她神色一整，严肃得和满屋烛影不配。“文敖，我希望你的工作不影响家庭生活！”

“你是说——”他呆怔了一下，他从来没想到这件事。

“我影响了家庭生活？”

“你没想过吗？我们一家人有多少时候没有一起吃过饭了！”之佩心平气和的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每天回来

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宝宝总是问，爸爸可以象电视里的超人
不吃饭的吗？”

“之佩，你说的虽是事实，可是我希望你明白，”他的神
色也认真起来。“我不能不重视我的事业，现在一切只是开
始，所有的事都比较麻烦，我希望你能谅解，我相信——以
后会好些！”

“这不是谅解的问题。”她仍然平静的说：“已经很久
了，我一直在忍耐。文敖，回国工作已经两年多，怎么还是
开始呢？”

“哎——你不明白，”他皱起眉头，他十分不愿意提起
这问题。“不是两年多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一直
在研究的阶段，之佩——”

“我完全不想干涉到你的工作，”之佩很理智。“我知
道做妻子的本份，我只要求你——重视这个家！”

“你认为我不重视这个家？”他大感意外。谁都知道他
是标准的好丈夫，好父亲，除了工作就是家，他怎会不重
视？

“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她犹豫一下，慢慢说：“宝
宝，我，文佳，文杰，你别忘了你是每一个人的中心！”

他没出声，过了好半晌，才轻轻叹一口气。

“我以为你了解我的，之佩，”他摇摇头。“你使我失
望！”

“失望？！”之佩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句话该由我说
才对，不止是我，所有人都对你失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什么事使你改变？什么工作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使你连家都
可以不要！”

“别过份，之佩，”文敖强忍住不耐烦。“谁不要家了？你不能乱加罪名给我！”

“是我乱加罪名或是真是如此？”之佩眼中隐有泪光。“听听文杰的话，看看文佳同情的脸色，明明是可怜我这嫂嫂是个失败者，连自己丈夫都抓不住，不是吗？他们虽然好心的什么都不说，难道我还看不出来吗？”

“之佩，之佩，你在说什么？”文敖叫起来。“文杰说了什么？文佳又是什么同情脸色？明天我去问他们，全都是不懂事的孩子，你也和他们一般见识？”

“你去问他们？”之佩也叫起来。“你要我在这屋子里怎么立足？你叫我有什么脸再面对他们？你要我把我的自尊心放在什么地方？文敖！自尊心，你忘了吗？”

“之佩，怎么了？”文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双手放在她肩上。“是谁惹你生气，把火都发在我身上，是吗？”

之佩吸一口气，她知道这样叫嚷是过份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在文敖的生日这样对待他，她明知争吵只有徒伤感情，可是，今晚她怎么会如此沉不住气？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她立刻说：“我只是希望有机会能心平气和的谈一次！”

“我们到客厅去，让阿英好收拾桌子，早些休息！”他拥着她往外走。这一刻，他是最好的丈夫。

之佩真遗憾，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情似乎无法永远驻足，总要被一些折磨，一些阻拦插进来，难道一帆风顺不好？或是造物主要从这些折磨，阻拦中训练得使人更坚强，更硬朗？

阿英预备好两杯香香的龙井，这必然又是之佩吩咐，只